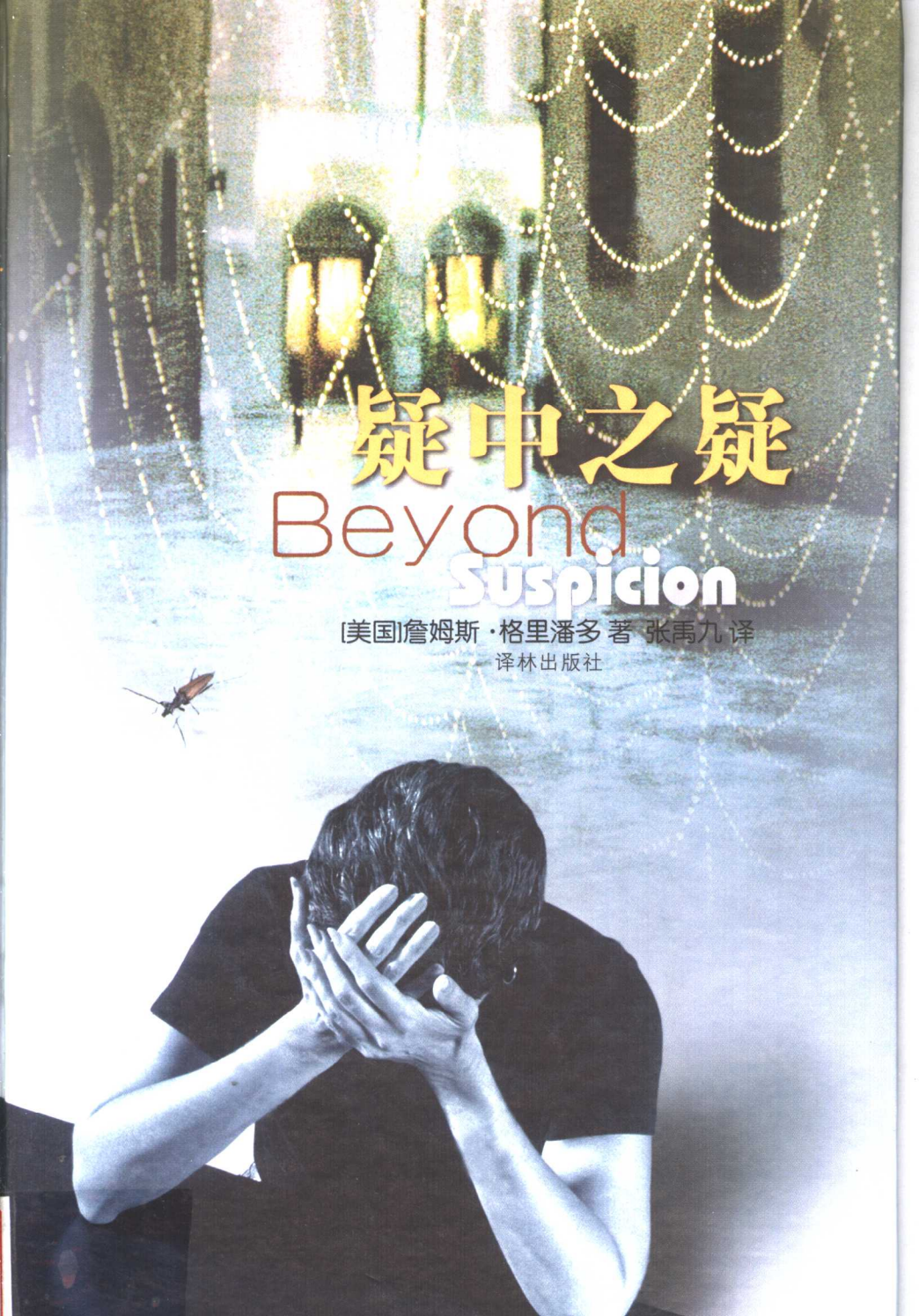




疑中之疑

Beyond Suspicion

[美国]詹姆斯·格里潘多 著 张禹九 译
译林出版社



疑中之疑

[美国] 詹姆斯·格里潘多 著 张禹九 译

BEYOND SUSPICION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疑中之疑 / (美) 格里潘多 (Grippando, J.) 著; 张禹九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6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 Beyond Suspicion
ISBN 7-80657-571-5

I. 疑... II. ①格... ②张...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5398 号

Copyright © 2002 by James Grippando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USA)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4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 10-2003-081 号

书 名 疑中之疑
作 者 [美国] 詹姆斯·格里潘多
译 者 张禹九
责任编辑 许冬平
原文出版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USA), 2002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无锡市江溪书刊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
插 页 4
字 数 262 千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571-5/I·500
定 价 (精装本) 19.3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 ——读《疑中之疑》

曾一果

看过美国好莱坞大片的人都知道，它们喜欢制造离奇曲折的情节，表现悬念中的悬念是其常用的手法，而这些电影往往又是根据相关小说改编而成的。詹姆斯·格里潘多就善于创作这类小说。他的不少作品因为故事惊险刺激、情节曲折生动而被搬上了好莱坞银幕，深受广大观众的喜欢。格里潘多长期生活在美国的南部城市迈阿密，从9岁就开始写作。编织摄人心魄的故事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的小说故事背景大部分就在迈阿密。他曾在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呆了长达十二年之久，所以他的故事大多取材于城市生活中的真实案件。正因如此，格里潘多的小说吸引了众多读者。《疑中之疑》就是这样一部小说，扣人心弦、悬念迭起却又处处显得真实可信。

在《疑中之疑》里，杰克·斯威泰克的前任女朋友杰西·梅里尔找到当律师的他。杰西告诉杰克她在得病之前曾经投保，死后可以获得三百万美元保险费，后被诊断得了ALS——一种最多存活五年的疾病。她想趁还活着好好享受一下，因此将保单以一百五十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伙投资人。其实杰西根本就没有得什么ALS病，投资人发现情况不对便要索回一百五十万美元。杰西因此向她以前男友杰克求助，希望杰克能够帮助她打赢官司。杰克是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他不知道杰西串通了马什医生并编造了她得病将活不久的全部谎言，最终帮助杰西打赢了官司。后来杰

克发现自己上了杰西的当，决定非要找杰西把事情真相弄清楚不可。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杰西威胁杰克并伪造了她和杰克上床的录音，要杰克不要管这件事情。接下来，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杰西死于杰克家的浴缸里。故事因此变得错综复杂，围绕着杰西的死，作者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惊险离奇的世界，杰西到底是自杀还是被人谋杀的呢？如果是自杀，那她为什么要自杀，被逼无奈还是走投无路？如果是他杀，那又是谁杀了她？是医生马什，律师杰克，还是其他个人或者组织？

杰克无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奇怪的案件并成为了最重要的受害人，联邦调查局已经将杰克列入凶杀嫌疑人。为了拯救自我，杰克决定将事情的真相弄清楚。但是事情似乎越来越复杂，更多的团伙和个人卷入了这桩命案。杰西虽然通过诈骗获得了一百五十万美元，但是保单和约投资人其实是个更大的犯罪团伙，他们收集让人迅速死亡的病毒和细菌，利用保单谋财害命，然后洗钱获取暴利。由于杰西欺骗了他们，所以他们曾威胁杰西要杀死她，真相好像到此已经昭然若揭，杰西是被这个组织杀死了。但是，正如打入这个洗钱组织中的线人卡特琳娜对杰克和他的朋友西奥说的，杰西所骗的钱在洗钱组织是大海一滴，而且洗钱组织如果想把杰西杀死的话，杰西的尸体也不会见到，怎么会让她死在杰克家的浴缸里呢？看来是另外有人谋杀了杰西。惊险小说的精彩正在于此，真正的凶手往往看不出来。在杰西的死亡原因没有查明白之前，医生马什又被暗杀了，事件变得越来越复杂。

真相终于浮出水面了。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杀害杰西的凶手恰恰是看起来好像和整个故事毫无关联的杰克的妻子辛迪。从故事所提供的线索看，辛迪是个精神病患者，她的精神病根源于她父亲对她姐姐的乱伦。后来她父亲自杀了，他的阴影却一直出现在辛迪的幻觉中，但是辛迪究竟为什么要杀死杰西，从故事的叙述看似乎并没有很直接的理由。或许是出于怨恨，当她知道杰西和杰

克之间有暧昧关系时,产生了强烈的妒忌,由此杀死了杰西。这个惊险故事还有个巧妙的地方,最终在法庭上作为凶手出现的不是辛迪,而是辛迪的母亲。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辛迪的父亲死后,辛迪的姐姐塞莱斯特在葬礼上揭发了父亲对自己的乱伦。一个被公认为按照《圣经》所说的去做的人却强暴了自己的女儿,这引起了震动,但是辛迪站起来维护了父亲的形象,维护了家庭和母亲的脸面,所以辛迪的母亲为了保护辛迪承担了杀死杰西的责任。这确实是“疑中之疑”。

到这里,这个惊险的侦探故事显示了它的独特之处,它不仅编织了一个精彩的故事,而且探讨了许多社会问题。首先它通过故事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现代城市社会的基本生活状况,在《疑中之疑》这部小说里,作者通过一个普通的诈骗案把目光转向了迈阿密社会的各个层面,使我们看到了迈阿密现代社会的混乱不安的生活现实,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不能预料的境遇中,随时都可能遭受无法预料的灾难,生活到处充满了荒唐的不安全感。正如作者通过一个杀手尤里·切斯诺柯夫的视角描绘的一个地处三国交界处的埃斯蒂市:“这个城市有二十万小偷、骗子、妓女、职业杀手、歹徒、拐子、贩毒的、吸毒的、敲诈勒索的、走私的、造假货的、恐怖分子以及装备精良的革命者,有的有目标,大多是没有目标。在这种地方,一星期里的任何一天,一天里的任何时间,你都可以想要什么就能有什么,你也可能得到一些你不想得到的东西,即你不愿向任何人要的东西。”而这个城市的罪恶程度还远不如迈阿密。通过这个谋杀案,作者让人们深入认识了现代城市的腐败肌体,吸毒、暴力、谋杀成了最为寻常的事情,而在这些现象的后面让我们看到的是整个社会和人类的问题。

其次,这个惊险故事告诉读者,在现代社会中,更严重的问题是现代人的内心世界发生了故障。杰西出于贪财心理而诈骗,而她自己最终的死也是由此引发。从一开始这部惊险小说就设置了

两条线索，一条是杰克决心弄清事实真相的探究过程。另外还有一条隐性的线索。只有借助这条隐性线索我们才能弄明白辛迪为什么要杀人。辛迪是杰克的妻子，因遭受过暴力袭击而患上了幻觉症，她的心理也出了问题。在她幻觉症里出现的是死去的父亲，为什么会这样呢？由此小说不但增强了恐怖气氛，也使故事更加具有悬念色彩。前面讲过辛迪的父亲是自杀而死，实际上他曾经侵犯了辛迪及其姐姐，这最终引发了辛迪的精神分裂。她父亲的阴影导致了辛迪最终出于嫉妒杀死了杰克的前女友杰西。现在我们回头再看杰克和辛迪的关系。杰克和辛迪其实是这部惊险小说的两个主人公，但是我们发现这两个主人公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和谐的关系之中。尽管杰克是个善良的人，一直循规蹈矩，但是他和辛迪之间始终存在许多问题，而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在杰西的谋杀案中，杰克也是一个无意识的参与者呢？因此通过这个故事，读者不但感受到一种惊险刺激的氛围，也可以从中了解现代社会中的两性、家庭、伦理和心理等种种复杂的社会和个人问题。

不过，好人终有好报。《疑中之疑》既描写了人性的阴暗和丑恶，描写了迈阿密这样的城市到处充满了罪恶，又宣扬了正义战胜罪恶的惯常道理。杰克经过艰难寻找终于查到了真凶，在他寻找的过程中，虽碰到很多罪恶的事情，但也碰到许多善良的人。卡特琳娜是打入洗钱组织的线人，在十二年前从捷克共和国来到迈阿密，她十七岁时是被派往捷克打工的古巴八万名青年中一员，在那儿她干着重活但工资少得可怜，还有人欺诈她。因此她逃离了捷克。在杰西的谋杀案中，她凭善良和正义最终帮助杰克杀死了恶人尤里。西奥在年轻时曾经下过大牢，但是杰克帮助过他，救了他一命，因此西奥为报答救命之恩，对朋友杰克忠心耿耿，最终帮助杰克取得了胜利。从杰西的人命案中，我们看到了善良最终战胜邪恶的场景。

总而言之，《疑中之疑》讲述了一个情节曲折离奇却又引人深

思的惊险故事,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世界和人的精神状态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她的卧室窗外，地上的那片落叶像地毯一样在移动——一步一步地移动。

辛迪·斯威泰克静躺在床上，已睡着的丈夫睡在她旁边。这是个阴沉的冬夜，按迈阿密的标准是够冷的。在气温降至华氏 40 度^① 就算是寒冷的这样一个城市里，她生起壁炉，盖着柔软的鸭绒被，紧挨着杰克，在一年之中也不过一两次而已。他的温暖吸引她更紧地依偎着他。阵阵北风吹得窗子格格地响，单是这刺耳的声音带来的便是寒意。哗哗声变成了呼啸，但仍可辨别出树叶不断发出的嘎吱声，这是一个陌生人坚定不移地慢慢走近的声音。

闪烁在她头脑中的种种情景十分清楚，有草坪，有院子，有到处散落的很大的杏树叶。她能看见他踏过树叶一路走来那条小径，直朝着她窗子的方向。

她最后一次看见这个攻击她的人，到现在至少已过去了五年。从她的丈夫到警察，几乎所有的人都曾向她保证此人已死，尽管她知道他其实并没有死。在这样的一些夜晚，她会断言此人——他本人——又已回来。他的名字是伊斯特班。

五年了，使她毛骨悚然的种种细节仍留在她的记忆里。他起茧的双手和锯齿状的指甲碰触她的皮肤，是那样地粗糙。朝她脸上扑来的阵阵使人厌恶的气味都夹杂着一股股变了质的朗姆酒的

^① 约相当于 4 至 5 摄氏度。

酒气。按在她的颈静脉上的刀口冰凉而坚硬。即便在那时她也拒不回吻他。最忘不了的是那一对空虚、鲨鱼似的眼睛——无比冷酷无比凶狠——当他张开令人嫌恶的嘴去咬住她的嘴唇时，她便在那发光的黑色虹膜里看到了她自己的影像，也目睹了她自己的恐怖。

五年了，那一对无法甩脱的眼睛仍然处处跟着她，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就连她的几位律师似乎也弄不明白她有过什么遭遇。伊斯特班的眼眸仿佛成了她的第二视线。每当夜色降临，风声呼啸，她便很容易不知不觉地记起了她的攻击者，看到他在横死之前曾经看到的种种情景。更奇怪的是，她似乎有一扇窗，通向他可能正在看着的东西。她甚至能通过他的眼睛注视她自己。她分明看见辛迪·斯威泰克躺在床上跟她的害怕黑夜、难以医治的病症搏斗而徒劳无功，夜夜如此。

外面，拖着脚走的声音停了。风和树叶一时悄然无声。床头小柜上的数码闹钟时走时停时亮时暗，每当暴风雨造成断电，它就会这样。它在深更半夜里停了，以它那微弱的绿光脉动笼罩着她的枕头。

她听见后门有敲门声。她一时冲动，起身坐在床边。

别去，她对自己说。但仿佛有人在召唤她。

接着又是敲门声，跟前次一模一样。特大号床上的另一边，杰克正睡得香。她甚至没想去叫醒他。

我去开门。

辛迪看见她从床上起来，光着脚站在瓷砖地板上。她继续朝厅堂走去，穿过厨房，感觉一步比一步冷。屋里一片漆黑，她一路向后门走去，靠的是直觉而不是视觉。她明明知道在就寝时已关掉外面的灯，而黄色的走廊灯却正亮着。显然有什么东西激活了活动监视器的电子眼。她一小步一小步地向门走去，从宝石形的小窗口朝外窥视，看看后院的这一边，再看看后院的那一边。一阵

风吹来，穿过那棵大杏树，刮掉了树枝上深棕色的叶子。它们像大雪片一样落在地上，有几片被朝上吹的气流吹到了黑暗中，吹到了昏暗的走廊灯的灯光照不到的地方。辛迪看不见它们了，只有一片似乎还在院子上空盘旋。又一阵风把它吹得扶摇直上。然后，风突然改变方向直向她吹来，直朝门吹来。

风声使她大吃一惊，但她没有退缩，依然望着窗外，仿佛想弄明白究竟是什么使这片孤独的树叶如此强有力地向她飞奔而来。她什么也没看见，但她心里明白她错了。那里肯定有什么东西，只不过看不见罢了。或许也可以说是伊斯特班看不见它吧。

别用他的眼睛！

门开了，一股冷气像北极锋似的向她袭来，胳膊和腿上顿时起了鸡皮疙瘩。她在风中飘舞的丝绸睡衣被掀到了大腿根处。不知什么缘故，她知道她此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冷，尽管她并不真正感到冷。她对一切都无感觉，麻木。她的心叫她逃走，她的脚却一动不动。突然间对时光的推移都无从断定了，但片刻后，说来奇怪，她竟然对在门口的那个侧影显得泰然自若。

“爸？”

“嘿，乖女儿。”

“你在这儿干什么？”

“今天是星期二啊。”

“那又怎么了？”

“杰克在吗？”

“他在睡觉。”

“叫醒他。”

“干什么？”

“今晚是我们打扑克的时间。”

“杰克今晚不能跟你打扑克。”

“我们每个星期二都打呀。”

“对不起，爸。杰克再也不能跟你打扑克了。”

“为什么？”

“因为你死了。”

她尖叫一声，笔直地坐在床上。仓皇失措，惊吓不已；浑身控制不住地颤抖。有一只手伸过去抚摸她的面颊，她又尖叫了一声。

“没事。”杰克说。他挨近她，正要用胳膊抱住他。

她将他推开。“不！”

“没事，是我。”

她的心怦怦直跳，喘不过气来。一滴孤单的泪水从她脸上流下来，她用手背擦去泪水。泪水冷得跟冰水一样。

“深呼吸，”杰克说，“慢慢地呼气，慢慢地吸气。”

她吸气，然后呼气，连续做了好几次。过了一会，惊魂甫定，呼吸也平稳了些。杰克的触摸使她感到有镇定的作用；她偎依在他的怀里。

他坐在她旁边，用胳膊抱住她。“又做那个梦了？”

她点点头。

“梦见你爸了？”

“对。”

她凝视着黑暗处，连杰克撩开搭在她脸上的头发，她都不知道。“他死了这么久，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些梦呢？”

“不要让它把你吓坏了。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我知道。”

她一头靠在他的肩上。杰克当然是一番好意，但他无论如何也不知道使她惊吓的真正原因。她从未把最令人不安的情形告诉过他。知道她父亲回来是因为他有什么好处吗？

“没事了，”杰克说，“好好睡一觉。”

她让他亲一亲然后放开他，抚摸他的前额，他便慢慢睡着了。在黑暗中能听见他的呼吸声，但她依然感到无比孤独。她睁大着

眼睛躺下，注意着动静。

她又听见卧室窗外的那个十分熟悉的声音，是长统靴踏过遍地树叶的声音。辛迪不敢合眼，甚至不敢再想那该诅咒的见风就是雨的地方。她把毯子拉到下巴底下，紧紧抓着，好暖暖身子，祈求这回后门千万别再响起敲门声了。

稍后，声音消失，仿佛有人正悄然离去。

2

杰克·斯威泰克在迈阿密—达德法院第九审判室里，正春风得意。作为起诉人和刑事辩护律师，他在刑事法庭已有十年经验，但受理的民事案件并不多。但现在接手的案子却不同。沸沸扬扬而大获全胜。在审问过程中法官气势汹汹地对着对方的辩护人，杰克的当事人则是一位曾搞得他心灰意懒的旧情人。

得，三样占了两样，不坏嘛。

“全体起立！”

午餐后的休息时间已过，律师们和诉讼当事人起立，安东尼奥·加西亚法官向法官席走去。法官的眼睛朝他们那边一扫，仿佛禁不住要把杰克的当事人好好看一下。这不足为奇。杰西·梅里尔并不非常漂亮，但十分亲切。她的自信心表明了精明，这精明因她表面上间或显得有些脆弱而得到了加强，使她在三教九流的男人面前确实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加西亚法官跟别人一样敏锐。在那飘垂的黑袍内毕竟只是个凡人——一个男人而已。且别说杰西的的确确是此案的受害人，不可能不为她感到难过。

“下午好，”法官说。

“下午好，”律师们回答，法官却专心于文书档案。加西亚法官的习惯不是立即叫陪审团入席，而是先就座然后花上几分钟看看邮件或填完纵横字谜——如此这般地告知已进入审判室的所有人：惟有他才有权叫律师们静下来并要他们坐等。

杰克向左边瞧瞧，注意到他的当事人的手直发抖。她一发现他在看她，手就不抖了。这是典型的杰西，她是决不会让任何人知道她的紧张不安的。

“我们胜利在望，”杰克低声说。

她不自然地对他笑了笑。

杰克在此案之前就已认识她，至今已有整整六年。杰西把他甩了五个月后曾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请他吃午餐，但当时杰克已是快要绝望地爱上辛迪·佩吉——现在的杰克·斯威泰克太太了。他是从 not 这样称呼她的，除非在他们的下次鸡尾酒会上介绍他时他愿意被称做辛迪·佩吉先生。辛迪现在比当时更加漂亮，杰克不得不承认以同样的说法形容杰西也是对的，这当然不成其为受理她案子的理由。但他断然认为，这也不成其为拒绝的理由。这与她的红褐色长发曾散开在他们两人的枕头上无关。她是在危急关头作为好朋友找他的。甚至过了六个星期后，她的话仍在他的心头萦绕。

“医生对我说，我还能活两年。三年，就到顶了。”

杰克张开嘴，话说得很慢：“真糟，杰西。我很遗憾。”

她快要流泪了。他赶紧递给她一张纸巾，她却从自己的小包里抽出一张。“这事我真难以开口。”

“我理解。”

“我对这种奇事没有一点思想准备。”

“谁又不是呢？”

“我很注意健康。一向这样。”

“看得出来。”这话表明不想谈下去，而且这样谈下去会多么无聊。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你疯啦，医生。不可能呀。”

“当然。”

“我的意思是说，我从没遇到过我对付不了的事。我后来突然到了某个医生的诊所。医生直截了当告诉我，是这种病，游戏结束了。可还没有人对我说过游戏开始了呢。”

他能听出她声音里的怒气。“是我，我也会气愤的。”

“我气得不得了，也吓坏了。他告诉我得了什么病之后，我就更气更怕了。”

杰克没问是什么病。他想，如果想让他知道，她会告诉他的。

“他说我得了 ALS——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

“我对这种病一无所知。”

“你大概知道，这种病也叫卢·格里克病。^①”

“哦。”这一声“哦”与其说在意料之中，倒不如说是前兆。她马上接茬儿。

“你知道这病可怕得很啦。”

“听说了卢·格里克得的是这种病，才知道。”

“想想看，你遇上这种事，会是什么感觉。你的记忆系统是健康的，但是你的神经系统渐渐死亡，导致你控制不了你的躯体。最后你无法吞咽，你的喉部肌肉萎缩，舌头不能动弹，最终可能窒息而死。”

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却眨眨眼睛。

“常常是致命的，”她接着说，“一般是两到五年。”

他不知说什么好。无言是会令人不安的。“我不知道怎么帮

^① 卢·格里克为美国著名棒球运动员，死于此病，故名。

助你,不过如果有什么事我做不到,只管说。”

“有。”

“请说,不必顾忌。”

“我被人告了。”

“为什么?”

“为了一百五十万美元。”

他先大吃一惊,接下来恍然大悟。“是一笔巨款。”

“是我在这世上的全部钱财。”

“有趣。你我两人都曾经认为这是世上的全部钱财呢。”

她笑笑,显出的忧愁多于沉思。“世事多变。”

“不错,是这样。”

两人相对无言,追忆起了往事。

“总之,这就是我的难题。我的法律难题。为了对我的疾病负责,我是尽了努力的。首先,清理我的财务。治疗是很花钱的,而且我想在有生之年好好挥霍挥霍。也许是去欧洲旅行啊什么的。我的钱不多,但有一张三百万美元的保险单。”

“怎么这么多?”

“几年前股市疲软,有一个金融策划人告诉我,终身保险会是极好的退休媒介,把我说服了。到我六十五岁时,终身保险或许是大有价值的。可是在我在这年纪,事实上是没有退保现金的。很明显,要到我死的时候才付给死亡退休金,对我没有一点好处。我要趁我活着身体健康的时候得到一笔巨款,快快活活地过日子。”

杰克点点头,听出了一点门道。“你办了重病保单兑现和约?”^①

^① 在美国,其全称是“美国慈善保单贴现共同信托受益凭证”,也简称“最后的盛宴”。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人寿保险理财手段,可帮助艾滋病或癌症患者活着时好好享受生活。投资人购入这种保单,可在患者病故后领取高额保险金。

“你听说过?”

“我有个患艾滋病的朋友在去世前办过。”

“所以这种兑现和约在过去的 80 年代才大受欢迎啊。不过，这一观念对任何晚期疾病都是适用的。”

“妥了?”

“是的。对双方都有利。我把那三百万美元的保险单以一百五十万美元卖给了一伙投资人，我拿到一张巨额支票，到时候就可以用了。到我死的时候，这三百万美元死亡退休金就归他们，两年内就能翻两倍。”

“这真有点可怕，但我能看出大有赚头。”

“当然。大家都满意。”当她看着他的时候，那哀伤的表情似乎消失了，她说，“要等到我的症状开始消失的时候。”

“消失?”

“对呀。我已有好转。”

“可 ALS 是不治之症啊。”

“医生已做过多次检查。”

杰克见她眼睛一亮。他的心跳得更快了。“还有呢?”

“他们最终确定我患的是铅中毒。这种病的病状类似 ALS，但还没到要我的命的程度。”

“你没有卢·格里克病?”

“没有。”

“你不会死?”

“我已完全康复了。”

他感到无比喜悦，尽管他确实有点被人捉弄了的感觉。“谢天谢地。你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告诉我?”

她歪着嘴笑笑，然后又是一本正经。“我是想让你知道知道我的感受如何，哪怕是一会儿工夫也好啊。这是在快车道上死于非命的感受。”